從多元識讀看臺灣雙語教育

陳劍涵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處專任副教授

一、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許多國家開始推動雙語教育，以提升學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語言能力。我國也於 2018 年推出「2030 雙語政策」，以 2030 年為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各師培大學亦成立雙語教學研究中心，進行職前與在職教師的培訓（教育部，2019）。筆者身為雙語師培的一員，負責開設雙語師培相關課程，也參與教育部及各縣市培訓現職教師成為雙語教師的計畫，並走訪各中小學參與雙語備課、觀課與議課以協助學校端進行雙語教學。筆者也常擔任現行教育部雙語師訓課程中多模態（multimodality）與多元識讀（multiliteracies）主題講座，見到許多教師學員對相關學術名詞如 literacy、multiliteracies、pluriliteracies 等感到困惑，特藉文獻探討梳理，提出對雙語教育相關建議。

二、從讀寫能力到識讀能力

讀寫能力（literacy）一詞原指人類讀與寫的能力，通常也用於形容人是否受教育，能利用文字表情達意。後來更泛指「在不同場合能運用文字材料辨別、理解、詮釋、創造與溝通的能力」（UNESCO, 2024）。OECD（2024）也強調現今的讀寫能力為「理解、評估與利用書寫文本來參與社會，達成目標並發展知識和潛能的能力」。英國國家讀寫協會更直接定義為「能讓人類溝通更有效果，理解這個世界的聽說讀寫能力」（National Literacy Trust, 2024）。在學界 literacy 一字已跳脫傳統讀寫能力的定義，擴展成聽說讀寫四種能力，更延伸到所謂功能識讀（functional literacy），如媒體識讀（media literacy），財務識讀（financial literacy），數位識讀（digital literacy），電腦識讀（computer literacy）等現代人應具備的能力（UNESCO, 2024），因此本文統稱 literacy 為識讀能力。

三、多元識讀的兩種取向：Pluriliteracies 與 Multiliteracies

Pluriliteracies 和 multiliteracies 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它們側重的範疇和教育目標有所不同。這兩個概念都是識讀能力（literacy）研究和語言學習領域發展出來的理論，但其發展背景和強調的重點有所區別。

(一) 定義與重點

Pluriliteracies 這個概念來自於歐洲語言政策，強調學生在多語言背景中發展

多種語言和文化識字能力，不僅限於學習兩種語言或識字技能，而是強調語言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多語言環境中的跨語言能力發展（Council of Europe, 2002）。Garcia, Bartlett, and Kleifgen（2007）以混和體（hybridity）為概念，說明在現代社會的識讀應結合在社會文化脈絡中，也就是能轉換不同情境進行認知與行動。因此，pluriliteracies 指識讀實務（literacy practices）的混和性本質，並尊重多模態的溝通方式，注重學生在多語背景下運用語言進行深層次學習，並強調語言和學科知識之間的聯繫。Multiliteracies 這個概念則由 New London Group（2000）提出，這個概念擴展了識字的傳統定義，強調在全球化和數位化的社會中，識字不僅侷限於語言文字，還包括多模態（multimodal）的溝通形式，如視覺、影音、數位媒體等，指學生在不同語言、媒體和文化背景中使用多種溝通方式的能力。

(二) 教育目標與實踐

Pluriliteracies 的主要目標是語言與學科知識之間的結合，培養學生能夠在多語言環境中進行深層次的學習，並靈活運用語言來解決複雜的學術問題。這在歐洲的語言教育政策中尤為重要，因為它鼓勵學生在多語文化背景下發展學科識字能力（Council of Europe, 2002）。Multiliteracies 雖然也提到學科知識的應用，但教學目標已超越語言學習，要提升學生掌握多模態溝通的能力，並在多文化、多語言和數位背景下靈活使用各種溝通方式。它鼓勵教育者設計多模態教材，讓學生能夠應對不同文化和科技背景下的溝通挑戰（New London Group, 2000）。隨著臺灣推進雙語教育，學生需要掌握的不僅僅是英語和華語的語言能力，還需要具備處理多模態訊息的能力，以便在數位媒體和跨文化背景中有效地學習和交流，例如隨著臺灣數位學習資源的日益增多，教師在課堂中應該結合現代數位工具，幫助學生提升數位識讀（digital literacies）與跨文化識讀能力（cross-cultural literacies）。

(三) 教學實例：數位識讀與跨文化識讀

數位識讀強調學生在數位化的學習環境中，運用各種數位媒體來進行有效的溝通與學習。例如臺灣教師利用數位平台如 Google Classroom 或 Moodle 來進行課堂教學，讓學生在課前或課後通過網上平台閱讀教材、觀看教學影片並進行線上討論。這種數位教學方式不僅讓學生能夠靈活運用不同的數位媒體進行學習，還促進了對課堂內容的更深理解。此外，一些教師也會使用 Padlet 或 Mentimeter 這類互動工具，讓學生在課堂上即時回答問題，並以視覺化方式呈現學生的答案，促進師生之間的即時互動。這些工具通過將學習內容轉化為多模態形式，幫助學生從視覺、聽覺、數據等不同角度加強學習。

跨文化識讀強調學生具備在不同文化環境中進行溝通和理解的能力，這對於

像臺灣這樣與全球市場和國際社會高度互賴的國家來說尤為重要。教師在教學中應引導學生學會如何在不同的語境中靈活運用語言和文化符號，這樣他們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發展跨文化的識讀能力。例如在臺灣許多教師會引入專案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讓學生相互合作來解決跨文化背景下的問題，教師會設計跨文化交流專案，讓學生與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透過電子媒介進行交流，討論如環境保護、社會公平等永續發展目標議題（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在這些活動中，學生可以利用華語來討論，但用英語來進行國際交流，不僅能夠實踐跨語言（translanguaging）溝通，還能夠學習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觀點。此外，某些課堂還會要求學生製作關於不同國家文化的報告或影片，並向全班展示。這樣的活動讓學生不僅學會如何運用多模態工具進行創作，還能夠提升他們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溝通和表達的能力。

四、多元識讀的教學法（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對臺灣雙語教育之啟示

New London Group（2000）提出多元識讀的教學法，包含以下四大要素，並結合雙語教育說明。

(一) 情境學習（Situated Practice）

教學應利用學生過往的學習經驗，運用生活中的議題作為素材，甚至聯結至學生將來將參與的工作與公共場域的社會議題。例如在澎湖的雙語視覺藝術課，教師利用在地捏製雞母狗的民俗活動進行雕塑創作的教學，也呼應十二年國教素養學習中的情境化學習。

(二) 系統化教學（Overt Instruction）

系統化、條理化與明確了解教學設計的意義與過程，在多元識讀的理論之中，必須藉由另一淺顯易懂的教學語言來描述與闡釋教學過程中的不同議題的多樣意義。以雙語教育來說，師生必須善用兩種語言進行有效的跨語言實踐（Translanguaging Practices），方能促進學生學習。

(三) 批判思考（Critical Framing）

闡釋某種議題的社會文化脈絡，主要使學生退一步來看他們正在學的議題，並能以批判思考能力闡釋此議題和外在環境之間的脈絡關係。雙語教育不外乎素養導向的學習，也希望學生在各項議題的討論上能進一步分析脈絡，突破社會上一般觀點而能提出己見。例如雙語綜合課討論「想要」與「需要」，學生思考自

我以及社會大眾的消費習慣並加以檢討反思。

(四) 學習遷移（Transformed Practice）

學習的成果能移轉至其他情境或文化場域，並持續產生有意義的新行為。雙語教育也同樣期待學生能對語言和學科內容進行學習遷移，更鼓勵能以雙語在不同情境下與人溝通互動，展現所學。例如雙語體育強調運動成為學習者終身健康的習慣，即使將來沒有體育課，也能持續運動，管理自我的健康。

五、結語

臺灣的「2030 雙語政策」正在推動教育系統向雙語教育過渡，但僅僅實施雙語教育還不足以滿足未來的教育需求。為了提升學生的高階思考以及在全球社會中的競合力，多元識讀提供可參考的架構，幫助學生在多模態和跨文化的背景中發展現今社會所需的綜合素養。筆者觀察目前雙語課堂致力於融入英語的有效教學方式，甚至許多教師苦於使用英語的比例與份量。然而多元識讀提供我們更多教學語言之外，回歸學科教學本質的啟示，期待我們可以更有效且前瞻地推動雙語教育。

參考文獻

■ 教育部（2019）。**前瞻基礎建設-人才培育促進就業建設 2030 雙語國家政策（110 至 113 年）**。取自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D33B55D537402BAA&s=FB233D7EC45FFB37

■ 國家發展委員會（2018）。**2030 雙語政策發展藍圖**。取自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MjE2Ny9hNGM4YWMwMS0zNDMyLTRhMDAtOGYwNy02NDExOWVjNWQ2ODgucGRm&n=MjAzMOmbmeiqnuWci%2BWutuaUv%2BetlueZvOWxleiXjeWcli5wZGY%3D&icon=..pdf

■ Council of Europe (2002).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rm.coe.int/1680459f97

■ García, O., Bartlett, L., & Kleifgen, J. (2007). From biliteracy to pluriliteracies. In P. Auer & Li Wei (Eds.),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5, p. 207-228). Berlin, Germany: Mouton de Gruyter.

■ National Literacy Trust (n.d.). *What is literacy?* Retrieved from https://literacytrust.org.uk/information/what-is-literacy/

■ New London Group (2000). A pedagogy of multiliteracies: Designing social futures. In B. Cope & M. Kalantzis (Eds.), *Multiliteracies: Literacy learning and the design of social futures* (p. 9-38). London: Routledge.

■ OECD (n.d.). *Adult literacy skill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oecd.org/en/topics/literacy-skills.html

■ UNESCO (n.d.).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literac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esco.org/en/literacy/need-know?hub=401